

T.5466/2933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9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長白高東軒 男光進 編輯

評閱

博陵尹健餘 從子 輿輅 全校

輿輅 輿輅 輿輅

書

寄顧昀滋

住山居七日敬聆教誨不啻坐春風中自慚質陋學遲不  
能仰承大教然粗窺一二有生餘年不敢不勉惟歎地遠  
不時親鞭策耳澣前此雖知性體緊要亦用力於四端上

健餘尹氏曰無位時便  
要充廣此心洋溢滿  
足未發時便要涵養  
此心澄澈渾融乃是  
窮達無二動靜合一  
之學全集大旨不出  
于此

尋求體認其氣象猶是動處用功若無思無感時畢竟何  
如近數年間覺得無思無感時統攝歸一亦頗有此氣象  
方信性體原是如此只要涵養功深此氣象時時呈露無  
有觸發却是統乎內外一有觸發小心縝密體驗行去方  
是處靜應動每一默證不覺神怡商語中微露此旨未敢  
暢言幸進而教之以啓所未至堅所可信也治道卽性體  
發用處我輩雖不得位要當充廣此心洋溢滿足方能有  
感卽通濶向講求於此如朱子文集語類內任外任皆是  
坐而言起而行者學者斷不可存空體鮮實用以蹈於迂  
疎無補世事也

寄顧昫滋

昨貴郡人歸曾有一函奉候想已達台覽太夫人康健甚  
慰遠懷某自揣學力淺薄收斂擴充無有實得數年來世  
味俱淡只覺此件親切有味自晝至夜常在這裏用功亦  
有間斷而提撕若易一收便在應酬諸事皆自此流出而  
此不動氣象與靜中若無甚異程子云敬則自虛靜誠然  
誠然老兄仁體生意之教某十數年前嘗體驗及此近聞  
教訓愈覺勃勃難遏動靜中此意更親切實實是已分內  
事雖未能見諸行事然二十年遊歷參考時事深信社倉  
十家牌大有益於民較均田得效最速所少者真心耳惟

健餘尹氏曰是見先生  
實因因地因人因所利  
而利之以預設條目

但不出教學二字耳

是一種遼遠荒僻窮苦地方水陸不通貨財不到實難着手他日再細請教

寄顧昫滋 壬寅

春來萬象向榮太夫人耆年碩健老兄道德日新真天人樂事交萃無涯矣上元前諸同志畢集自有一番開示某竊嘆居處遼遠不得側聽其間每一念及未嘗不神馳體認天理齋中也某嘗論主靜立極之旨無分於動靜不徒口說確有憑依如耳之聽不聽存乎時而本體則無分於聽不聽而常在目之視不視存乎時而本體則無分於視不視而常在雖有有事無事之分而心體之本然者無有

健餘尹氏曰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實見詩融貫分明無非活辭駘中來

東軒高氏曰主敬立極之旨無分動靜言之確切非真積力久學養兼到者不足以與也

更換須實實從此體認直透得萬物一原處始信自家心體卽是天地之心自家藹然惻然意思卽是生生之易此正是於穆中一點必不容已之命脉果自信得庶幾應感講誦都歸併於此貫通於此只在此處有箇分曉方是主靜立極的根苗只要戒慎恐懼保任擴充工夫耳前商語亦書平時所見多未透露處統望大教不一

答顧昫滋

治道原頭本自一體貫注只要實實濟事如日知錄思辨錄說得有據但似難行某意一邑之中以人爲經以士農工商之業田園林澤之利爲緯一縱一橫有條有理如魚

健餘尹氏曰酌減其加息則  
可盡去恐不能經久  
東軒高氏曰此之謂寔心  
寔政

之鱗如雁之序使一邑之貧富賢不肖瞭如指掌尤以多  
積貯爲第一着力行朱子社倉之法而去其加息文成十  
家牌之法而去其連坐他如橫渠之養老興行明道之崇  
儒育材次第舉行必以冰清玉潔一塵不染之貞操懇到  
愷惻吉凶同患之誠意親賢樂善孜孜不已之虛懷貫徹  
於學士大夫父老子弟之心使之不忍欺不忍違然後令  
行而事舉由一人推之得數十百人由一邑推之及於郡  
省天下庶乎胞與之衷可慰萬一蓋以民物爲已任直是  
吾身分內事以身擔當此學直是從虛靈知止定靜安慮  
中貫通透徹非假借文字得來雖事業見否存乎時勢而

健餘尹氏曰有此尚志  
之士而名不出里巷誰  
爲之良可浩歎

一體之脉滿腔惻隱之心存乎我者決當汪洋浩大故我  
輩今日不論出處要識得一體道理體得一體道理方是  
大人之學欲明大人之學非講學不能入此學人人能任  
欲造就人才非講學不能廣伏願老兄進而教之應兄學  
有師承又得先生陶鑄自能遠到不知可得一遇否近與  
小婿王生箴傳喬生元臣舍侄輅小兒光進時聚會講究  
鞭策體驗若能專一可望有成想亦老兄所樂聞也吳卜  
兄孫立兄丁端兄及諸同志統望致候

答顧昫滋 癸卯

先儒論敬來教疑其有弊以某觀之其所云各有指歸謹

疏其本旨以請教高明和靖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言乎不容一雜念耳惟不容一雜念敬到純處自有太虛不染一塵氣象卽有與物同體氣象今以迫促狹隘疑之似不能容物之意恐非本旨上蔡所謂常惺惺與瑞岩所謂常惺惺原自不同瑞岩之惺惺不過絕欲絕念而已未有居敬窮理之功雖曰惺惺而暗處實多若上蔡從居敬窮理用功其所謂惺者卽易艮其道光明之旨今比而同之似非其倫此論敬原無差誤而當商量者也程朱論性與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大異非敢襲舊說以議前輩也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言自有意味蓋以仁義禮智

東軒高氏曰其字一經指出彼妄論者應盡然失矣學者文理各察之切其可忽乎哉

信之理統具於中渾渾融融無聲無臭只是說不得耳豈遂以爲空空一無所有如無善之云然乎朱子中庸註其未發則性之說其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言之非以未發爲性也朱子答呂寺丞云不可以未發爲太極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辨此甚詳旣不以未發爲太極必不以未發爲性則不以性爲無善可知矣看來無善無惡與本來無一物相似程朱論性直以一理之無聲無臭爲主豈同浴而譏裸裎比耶此先儒論性之不同於陽明而當商量者也至於老兄所云人配天地而爲三才者以其仁也一段是孔孟正派程朱論性實是如此必默

識未發之中卽戒懼以致中則仁統義禮智信之全體在是默識已發之和卽謹獨以致和則仁統義禮智信之大用在是而大學中庸之止善擇善卽指仁體初無別義但不得以仁屬中以義禮屬和也夫悟性本體主敬工夫儒釋別白處先儒論之詳矣我輩宜直從太極西銘體會孔孟教人求仁之旨只在自家心中與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悟得本體實下工夫自見儒釋之分有毫釐千里之別也老兄以田爲經以人爲緯之說其詳盡處容面請教不一

答顧昫滋

前讀老兄寄豐川書發明學庸指歸惓惓明道之心洋溢

紙上謹錄不時展玩某與二三同志只欲共相勉勵須見得性理透守得性理固實能見能守方寸之中性情主宰旣明且定則性情之部伍井然晝一庶幾身心相依五事五倫語嘿動靜皆是身心運用則性理呈露而誠見誠見則幾活幾活則神自感通而愈不動搖要不外窮理收心以不負自己天性未知究竟何如也

寄顧昫滋

前某有一字寄候想達台覽老兄遭此大故哀痛自不能已然爲道愛身大孝所在專祈節哀養疾無負湯金兩先生負託至意小兒蒙教誨將來可望有成感匪筆悉讀李



東軒高氏曰四字循環  
無端非親歷深嘗者  
鮮能知味

東軒高氏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聖學的  
派真傳  
健仔尹氏曰守之以死  
不敢自懈者主靜集  
義之功力也活潑滿眼  
漸臻熟境者主靜集  
義之趣味也

中孚先生集明道淑人之心躍躍紙上老兄理本直出不  
與欲對中庸教人擇善固執未嘗無意數語更透出用功  
實落處吾性所固有二句尤透天根無論理欲相對非矣  
卽單就直發看理亦是第二層李先生又有存之又存至  
無理可存理欲兩忘之說則更差矣以某觀之天道太極  
人心太極只是一箇渾然至善之性學者體會至善是吾  
心所固有毋出入毋二三主靜以守之盡心理盡倫常集  
義以充之日守日充日守保攝於此廣大於此無所  
倚靠而渾然至善凝湛中存不待起念而渾然至善洋溢  
濃郁到得此體呈露仍加日守日充日守工夫漸至

堅剛灌注不能間息寂感內外通一無二此方是通晝夜  
一死生塞天地貫古今周子所謂誠幾神皆第一圈中所  
渾涵滿足者也理欲兩忘豈可訓乎某數年來反身體驗  
幸稍見渾然至善之性用力處全在主靜集義充拓工夫  
皆歸這裏雖老且病而趣味功力守之以死者只是如此  
活潑滿眼亦只是如此不敢自懈未知熟境何如耳

寄顧昫滋

自十一月後曾有兩函奉候孝履不知已達台覽否爲道  
節哀是後輩所望於老兄者也讀老兄答咸一及教舍姪  
小兒書反復玩味如親聆教老兄所訓一一與某契合渾

東軒高氏止之義大矣  
哉

然至善之性非止不能呈露卽呈露非止不能凝定非止不能光明非止不能擴充廣大止善功候日益日進未發氣象日開日闢自覺日用動靜行住坐卧夢寐精神皆在止中皆是至善不容更雜他念若毫釐有差仍是習氣俗態便非止便非至善始知天地翕聚之生理如是人心主一無適之生理亦如是默識時心曠神怡不自知其所由然但熟境難到耳某病嗽尚未全愈卽病中大有趣味無時非學先儒信不我欺也聞老兄有江北之行謹掃榻以待顛望無已

答顧昫滋

接手教知孝履順備爲慰老兄會語親切常與諸同志玩味受益多矣某六月後精力頗衰未知向後何如然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存乎我者一定是如此秋初豐川字到相期極切嵩岳天心徒深夢想惟日有勉焉庶不負知己耳承諭學案分別處某向有此志恐未能勝若不衰憊所不敢辭老兄題文肅公卷末刊方爲圓數語的是藥石學者須有此定見堅操方可學道惜知者鮮矣諸同志囑筆致候舍姪輅小兒光進謹奉書請教望批示爲感

寄顧昫滋

歲序更新天運無已老兄福履安泰道德日高自到愈進

健蘇尹氏曰見得真字  
得字終身立命之學  
先生以之

東軒高氏曰實下手做工夫如此學者其敬忘之哉

愈熟境候矣某自甲辰初夏拜別台駕所聆誨言時切提撕至今不忘秋間復接手教垂注殷勤敢不勉力向學期無負屬望但功力不深更進處無多得力兩年以來惟從一念入微處密加主敬涵養工夫以理明心定爲切要着凡日用視聽言動及讀書窮理應事自此而發者不敢疎畧不敢散漫至於未發而萬理已具隨發而本體卓然徹內徹外徹大徹小都是道理貫通此等地位未知何時能到得也違教日久無由印證望切實誨諭庶有所遵循而更進耳

答顧昫滋

東軒高氏曰求仁之方親切篤實志學之士可不勉哉

春間接手教敬聆誨言所恨隔數百里之遙不能質疑請業耳某比年來大懼遲暮常自兢業不敢怠荒從自己性情聖賢格言時時謹凜栽植覺求仁功夫親切有味大德曰生吉凶同患是天地聖人立心處卽我輩立心切要處但常切提撕勿令間斷自存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意盎然胸中雖無思慮雖無感觸只此生理肫懇並無別箇意思一有思慮一有感觸亦此生理運用亦無別箇意思惟是設施措置之方恐有不到更須小心密察不可強所未至不可安於不能日用間惟此是正路惟此是安宅萬不敢云由之熟居之安亦幸有路可由有宅可居云爾以故

健餘尹氏曰言之親切  
而有次第自是功候  
已到

讀六經四聖之書應倫常名物之則考史冊制度之繁無  
往不是此生理流通實實好着功夫始信聖門求仁之學  
不我欺也至今六十一歲方獲呈此氣象前者未敢輕言  
也卽今亦未能到此不過功候稍易不似從前之艱難斷  
續耳自強自勉自擴自充兢業終身安有已時謹質高明  
伏祈教正

答顧昫滋

三接手教垂注殷勤銘感銘感某於戊申夏杪病痢病瘧  
精神大減疎濶之咎內反難安蒙高明原諒幸甚幸甚自  
舍弟亡後傷痛之餘益於此道津津兼以年老病多一切

雜念絕不掛心惟此一念天理刻不能忘賴天之靈常在  
目前每日靜坐溫習經書程朱格言涵泳之中頗有驗處  
竊謂體固貴寂心固貴止必藏用於體而能寂乃爲聖學  
之寂必理融於心而能止乃爲聖學之止先儒實從經書  
體驗本體昭然著見所以日用動靜純是此件通乎晝夜  
貫乎生死以成其德某日從事於提撕培養之功而未之  
有得要亦不敢不勉勉也望老兄進而教之

與鄆縣王爾緝論朱子之學書

壬寅

澧生處海濱幼志聖學長溺於科舉者十餘年及讀朱子  
全集語類象山先生集並先朝薛胡陳王羅顧高劉諸前

東軒高氏曰成德君  
子有言必信心學醇  
儒之緒論令人三復之  
餘殆同親炙

上泉先生文集 卷之三  
輩書僅窺籓籬未登堂奧輒慨然以興顧瞻海內如孫鍾  
元黃藜洲湯潛菴陸稼書諸先生皆已前逝縱有疑義無  
從叩質常自嘆息不得師友之助每中夜徘徊悵望前人  
而此心炯炯不知何以結此生也庚子冬初謁無錫顧昉  
滋周旋旬餘細叩嘿証多有契合論次間叙及甲午先生  
曾涖敝省又出先生正續二集匆匆繙閱未識精微如證  
心錄入門之要實致之功得力之驗總是自家身心切要  
語始知海內固大有人在先生心定理明德成教廣遠追  
橫渠存神之旨近守少墟條理之精李中孚先生之脉得  
先生而振仰慕大教罔有止極奈地勢遼遠不得執經於

高明之門竊自悼交友寂寥見聞孤陋因循無成良可嘆  
已繼又閱先生答儀封公論朱子之學一書首云是必統  
觀朱子終身進造之節候而深探其苦心與所厯之至意  
此數語誠學朱子學讀朱子書至切至當之論及細究書  
中立言之意又有欲請教者蘊蓄於中欲抒所見於左右  
而未得便適舍親喬敏伯素稱好學今來關中敢陳一二  
以正有道焉竊嘗統朱子終身進造之節候而論之癸酉  
前未忘禪學自癸酉至癸未與延平講明性情之德皆在  
發端處用功自甲申至己丑深究未發之旨有會於心統  
性情中和復艮之妙是時已悟本體矣自此以往力以涵

健餘尹氏曰論朱子進  
學節候無有如此之  
詳實者

健餘尹氏曰主敬靜以  
立大本莫如朱子主虛  
靜以立大本亦莫如朱  
子

養本體為主卽以涵養本體指示及門故自庚寅至庚子  
覺得講論文義之功猶多着力所以有自誤誤人之悔又  
恐學者趨於虛寂所以有禪家張皇之戒自庚子至丙午  
動靜合一是大成時候此後十餘年乃純熟地位而其所  
以防虛靜之弊示本體之要皆始終所履之至意未有偏  
重亦非兩事也以澁愚見立大本莫如朱子防虛靜以立  
大本莫如朱子先生以爲然否又嘗嘆紛紛辨駁誠如先  
生所云口舌聚訟之慮而尤可怪者嘉隆後二百年來攻  
朱子者固不得朱子真面目卽宗朱子者亦不得朱子真  
面目蓋朱子立萬世大中至正之學脉註釋經子卽是反

求身心平生尊道工夫傳之後世最著者如中和舊說序  
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  
太極說養觀說易寂感說仁說玉山講義大極西銘註答  
林擇之陳器之李晦叔呂子約黃商伯諸篇並語類中切  
要語是朱子反求身心緊要處與註釋經子等其體驗未  
發尤是統尊道大本領無如宗朱子者絕不闡發且以爲  
諱朱子所悔者必不以爲悔致使朱子未發涵養一段本  
領工夫不顯明於世非獨攻朱子者之咎抑亦宗朱子者  
不得辭其責先生亦以爲然否夫辨晰先儒異同非吃緊  
事某向曾用力於此數年來覺得與自家無干涉故諸儒

東軒高子曰自道為學  
甘苦至誠懇惻之意讀  
狀披露行間

學術且置勿論惟思發明朱子之學嘿自檢點身心止覺  
形體怠惰思慮紛紜雖用警策終不就矩矱乃於太極西  
銘源頭天人死生之故實實反求稍見得性體來歷如此  
潔清廣大又於程子識仁篇朱子已發未發說諸篇力加  
體驗思慮有不清處靜坐澄心以嘿証之久乃會得朱子  
所謂仁義禮智渾然之性原具於吾方寸間要在戒懼慎  
獨以操存接續之由是應事讀書一一依此本體發露不  
敢欺瞞不敢擾亂但有斷續耳又久之方信得朱子處靜  
觀動養觀之旨惟能養方能觀必須養之久庶幾日用間  
志氣精神收斂內守不泛馳逐只見本心義理此外無毫

健餘尹氏曰讀至此但  
覺語、提要字、踏  
寔寔獲我心此外何  
求

髮雜用心處始為得力三畏四勿九思九容不淫不移不  
屈真是修道坦塗守死實地日月逾邁血氣就衰蹉跎至  
今未能毅手徒見捫心因見先生著作念念不忘寤寐以  
之不揣冒昧謹勒數行以達景仰之忱其中紕繆專求駁  
正山川間隔心性潛通脉脉微衷遙希俯鑒先生應笑數  
千里外海濱小邑尚有西望甘亭志切願學之人如某者  
亦可知此心此理之同矣喬舍親常有人東歸伏祈賜之  
回音切實教誨想亦善誘所不吝大刻若能見惠更感佩  
無既

答王爾緝 甲辰

今歲春間曾有函奉候想達台覽矣先生學與年進道極深純爲關中師表但不能親聆誨言徒深嚮往然不得奉先生之教猶得讀先生之書江陝雖遙心神若接又其幸也伏讀尊集幸窺門徑覺得處處啟發心胸皆是修己正脉不敢不勉某謂真學人必於自心和敬處實實用功有發榮滋長意方知各項工夫一脉統會趣味日生不能歇手但天理和敬日生之妙與應事接物皆有盎然儼然氣象此等境地某雖見到未能造到其果可以質証高明否耶楮短義長筆不能悉外有質疑數條專望指示

別紙

來諭云紫陽先生生平學宗則論語博學篤志一章之旨教法則論語始先卒後之宗

愚意謂朱子學宗則大學明新止至善之旨博文約禮之宗而博學篤志一章始先卒後則其學宗教法之兼綜條貫者也朱子生平於大學中庸竭力研究體認以此自學以此教人故學庸或問語類發明處心性堅固義理精詳實後學明德盡性之津梁至於講說有訓釋文義者有闡明心行者分別理會方能見朱子教學微意未知是否

來諭云朱子大學格物之旨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而

東軒高氏曰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朱子學  
宗昭揭千古



東軒高氏曰非正傳的  
脈而能若是其真切乎  
而又何異於親炙之乎

泛指天下之物爲涉於稍寬

愚意謂朱子格物正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而補傳所云  
卽凡天下之物卽明德新民中物也或問言仁義禮智  
渾然燦然之性五事五倫人物之理又曰物格知至故  
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語類  
十八卷言格物處有本原有次第有輕重緩急觀其要  
歸會其命意何曾離明德新民教人泛用格物工夫今  
先生謂朱子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竊所未解敢求  
指示

來論云尊朱子者謂其本體不虛而旨無偏畸則可

愚嘗謂朱子涵養本體工夫高出諸儒者有數層四十前  
只在發念正大處窮理擴充是一層動中工夫也延平  
旣沒未透未發之旨與南軒徃復體究至巳丑四十悟  
本體未發氣象是以心之本領爲應事接物之主是又  
一層主靜御動也丙申後又悔涵養功少語嘿動靜務  
貫乎一是又一層卽動驗靜也至丁未戊申動靜周流  
靜者常爲主是又一層動靜合一也至庚戌以後則純  
是天理發見昭著不得以動靜言矣蓋朱子終身涵養  
工夫在四十分界四十前專於致知未免偏於動四十  
後一番悔一番靜愈養愈純愈虛至於暮年只見

健餘尹氏曰尊朱而不  
知朱者觀此無置喙之  
處矣

道理無分於動靜無分於內外至實而至虛此朱子涵養乃萬理渾然之涵養而非諸儒比也此中曲折累紙難盡撮其大略如此先生謂其本體不虛恐當更爲斟酌

來諭書道一編後云篁墩公生朱陸數百年後獨能委曲調停雖言不盡當要其一片公心善意足愧當時爭門戶角意氣之生徒子弟

愚意謂篁墩公於理學無得力處且言多舛錯恐未可以公心善意目之更望斟酌

右疑義四條管窺之見未知當否敢請正於高明望先生發其所以然而明教之感佩愈無盡矣

答王爾緝復義五條

末先本後朱子無此說本末原分不得小學有本末大學有本末豈有置本而先學末之理

教不躡等朱子之意在先近小而後遠大卽程子意近小有本末遠大有本末

子夏始卒之言原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朱子始卒之解亦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如近小遠大之謂非謂始是末卒是本也自此旨不明講家多以始末卒本先末後本爲朱子教不躡等之說故疑朱子立教如此不知朱子原無

東軒高氏曰五條辨晰分明瞭如指掌

健餘尹氏曰未博先約者主敬以立本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說也既約而仍博者據德依仁之後不廢游藝之功也健餘尹氏曰素以明新止至善本旨乃見格物是造源頭處做起到源頭處歸宿故曰知

性則知天也

此說朱子有云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玩朱子此數語知洒掃應對須謹獨精義入神亦在謹獨發明程子理無大小其要只在謹獨之旨最盡斷不可以末先本後疑朱子也

先博後約絕不類於末先本後在朱子亦非截然分先後卽程子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之意如知至意誠亦非截然分先後也且朱子又有未博先約之說亦以博約分不得分則有湊合之弊朱子嘗深非之

朱子卽凡天下之物云云固是說得廣格物或問中原從源頭做起如立心立誠主敬性情五事五倫諄諄言之此

爲靠定明新止善本旨

右五條據愚見如此伏祈明示

答鄒爾綬

庚辛間弟兩到珂里得承大教匆匆拜別至今歉然茲接台翰捧讀之下不勝惶恐正學有傳愧何敢當老兄耆年碩德功深力到深所佩服轉惜前此未曾請教之爲虛過也弟非能學朱子之學者但見世之宗朱子者專重文義句讀於朱子澄澈本原用功次第全不發明此可商者一也於朱子讀書窮理明體達用內外一致實實不同於諸儒處又不發明此可商者二也朱子之學一晦於攻朱子

之徒再晦於宗朱子之徒私心憂之自反全無得力惟於  
朱子之書日有孳孳未知究竟何如耳先此奉復容俟再  
布

寄是玉雯

錫山數日之聚聆老兄教誨時刻不忘匆匆返棹心常歉  
然老兄學充德邃誠一方表率又得令郎沉酣理窟章明  
家學將來聖道之傳必有在矣聖道雖遠自程朱發揮親  
切著明在學者自去探討實見得程朱存心窮理處依法  
實做反之自家身心確見得天命之性只在吾身心不在  
紙上空言方是真把柄只要養此性體作得主宰貫得事

健蘇尹氏曰作得主宰  
貫得事物即是依法  
學程朱之冥驗講求  
義理以栽培之乃存  
心以窮理集義終身  
不容稍懈者也先生  
每與人書道理工夫  
莫不漏可謂大醇矣

物是吃緊處講求道理以栽培之弟學遲力淺尚未能體  
驗得到地頭然精神夢寐只有此一事真堪玩樂幸遇老  
兄方敢吐露深望教我以慰仰慕之私焉外商語一篇仰  
承台命序九月會講大意其未當處望教正迢迢數百里  
未知再會於何日想念之衷真有筆墨所難罄者臨穎瞻  
企

寄是仲明

菊開霜落時與世兄幸聚講學一種謹飭謙冲氣象至今  
猶在心目間也敬服蒙問存養斷續以心使心之故弟已  
略言而未盡試再申之學者須是識得自家本心是天命

健餘尹氏曰提起明德諸  
弊消散近於乾道資性  
高者能之其次則用主敬  
窮理之功漸磨鍊久  
則斷續自少也

健餘尹氏曰大着胸襟容  
加靜察二者缺一弊病即  
出後學儒多偏在一邊

健餘尹氏曰道心為主  
人心聽命

健餘尹氏曰斬截確  
實

明德根子識得這箇極貴重凡動於欲動於氣執意見好  
勝人諸弊皆是污壞明德的病如有纏繞只提起明德諸  
弊消散但斷續之弊不能不有若真識得是極貴重惟恐  
縱逸了他惟恐陷溺了他自晝至夜應事接物語嘿作止  
只依於理兢兢業業照管這箇明德為主始之斷續猶多  
繼之斷續漸少到得斷續少時便是好消息若不識得雖  
有心主敬恐易怠惰無滋味屢斷屢續終無成就程子云  
明諸心知所養力行以求至此之謂也此着工夫原貫動  
靜必以靜為本會做工夫人敬靜二字自是聯貫有了本  
領由此讀書窮理行事待人大着胸襟密加體察皆本明

德做去不至泛濫自少斷續矣至於以心使心須要體會  
上心字是體下心字是用非有二也學者只要兢兢業業  
存得明德本體在這裏及事來念動是的方應非的便不  
應卽無感而動念的亦必是的方念非的便不念此先儒  
所云處靜觀動存體待用之旨會得此理自無二心之疑  
矣總之全要識得存得無知覺之事之念而有知覺之理  
心體昭昭具在此是第一吃緊處果識得存得處處皆有  
綱領世兄自能嘿契也珍重珍重千里一函望為道努力  
囑囑

與戴西洮

山泉先生文集 卷之三  
承惠聖學吃緊三關伏讀前哲取先聖賢格言類聚返觀  
令後學有入門處真教人苦心也其中有未解者程子論  
未發一段黃勉齋先生論靜觀一段小註皆云未發屬動  
反覆潛玩未敢自信特請教高明念臺先生云未發屬動  
者天地之子之陽卽程子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已發  
屬靜者天地之午之陰卽程子云動上求靜艮之物各付  
物便自不出來也先賢所言無有殊旨但屬字似爲未瑩  
其上句云思是未發以程子旣思卽是已發爲未當不能  
無疑焉朱子答呂寺丞云纔思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  
說到未發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辨此極詳在念臺

先生之意以心之有思與耳目之有聞見同不得謂靜時  
遂無思無聞見不知靜時雖無所思無所聞見而思之理  
聞見之理自在若有所思卽是已發程子此段原說得明  
白如曰思是未發卽程子動見天地之心之義則當云思  
是未發中之動不當云思正是未發也周子云無思本也  
思通用也靜則思之體存動則思之用行旣有思矣安得  
爲未發乎且朱子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  
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  
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康節云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觀此則復卦靜中之動與靜而無靜尚微有分別又安得謂思是未發乎程子云能敬則自知此朱子云敬貫動靜念臺先生云總是教人莫跼足在動靜上又云總是一箇蓋言敬也指示迷津顯明諄復要在學者用功體認乃得親切以鄙見叅之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一心湛然萬理皆備此是未發本體涵養兢兢纔有把柄及其動也敬以察之克治擴充總此一源貫注不知是如此否念臺先生前代理學名臣貴縣所刻全書八卷弟曾於舍姪處見之誠幾善惡歷歷分明私淑景仰嘗以不得早見爲恨何敢蹈輕議學脉之咎止緣蓄疑懇求別白老兄親承萬

先生講論又於諸前輩校訂此篇必有確解望便中示弟以開茅塞容俟面晤不一

與戴西洮

久不晤教懸念之極老兄涵養當益純靜向日所言禮制規模想已素有成局雖不能得寬閑之地學習講求或可繪圖圖所不詳或可編輯其先後形象器數之說公之同人也何如何如我輩此生只有立本窮理集義一事是吃緊命脉如不透徹到底竟空過一生弟自居憂來一切世味俱淡只覺此心此理是本根常切操持不可一刻放鬆從此中透出仁體生意勃勃然必窮理集義以栽培充拓

上方是聖賢正大門戶但精力就衰未知何時方得安穩  
純篤是以求友輔仁之念耿耿不忘切磋夾扶之助深有  
望於高明也

答戴西洮

臘月初接來札後遇予中兄云老兄不日來寶故未奉復  
今得晤教甚慰於衷奈不日返棹殊覺未罄所懷老兄應  
事素有條理此卽本體工夫貫注於事物間者正好體驗  
正好精進高明涵養數十年斷不爲事累舊案雖未結無  
甚關係只費幹旋卽此幹旋之際須不失因物付物氣象  
方是處靜制動主宰在我若稍間斷當卽提撕本來明德

當卽昭昭具在意味自覺深長不專閉目靜坐也老兄以  
爲然否昨聆誨敬靜二字卽是此理我輩用功只此二字  
但其中滋味大有曲折正欲請教無如歸期甚速台駕再  
來寶時當細印証也來拙稿呈正望指示疵謬爲感

答孫立三書

春間接大教見先生晰理深細捧誦之下不勝仰慕曾子  
聞一貫時雖年未三十而所造已深原不可輕易看入門  
一語誠太輕易高子教人固是每令先識大頭腦而此等  
處幾亭尚當慎重也先生下詢三條弟實疎淺何能妄對  
而先生虛懷至意又不敢以不仰承是以不揣愚昧畧陳



山泉先生文集 卷之三  
鄙見焉來教云朱子論執中在已發時說高子則云篤恭  
爲執辰居所弟以二說雖各有所主無不同者朱子以無  
過不及論執中原不專在應事接物說中庸序云一則守  
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又云道心常爲之主又云擇善固執  
則精一之謂按此則知朱子之論執中是卽用卽體之旨  
方見已發工夫常此未發氣象不偏於動也高子云篤恭  
爲執辰居所未發爲中水不風原不專在靜處說語錄云  
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於未發而寂然不動此謂  
復性按此則知高子之詩是卽體卽用之旨方見未發工  
夫統得已發不偏於靜也况朱子又有於常發中見本性

之語高子又有天命本體則常發而未發之語以是觀之  
二說之無不同可知矣來教云伊川論遊魂爲變曰存者  
亡堅者腐高子則云如何謂死爲滅盡弟以高子未參觀  
程子之言故以爲不然而其立論之旨則與程子無異程  
子有曰不是已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又曰君子正其志  
去就猶是死生猶是是之謂不動心蓋嘗統而論之前說  
卽存亡堅腐之義後說與前說不同者天地生人一氣而  
有元氣游氣之分人之受生於天地亦一氣而有志氣血  
氣之別惟聖賢忠義之人盡仁義之道立元氣志氣之根  
本雖盛衰消息亦止此數十年而元氣志氣直與天地昭

明而常存若夫庸衆輩懵然不知仁義爲何物元氣志氣  
斷喪無存卽多歷年所已與禽獸無別及其死也不絕如  
綫旋就銷亡此吾儒存心盡道之功斷斷不可疎忽者也  
高子精氣爲軀一詩特未詳伊川存亡堅腐之論原說游  
氣血氣之消長與夫庸衆輩之澌滅至語錄中聖人不可  
以存亡言忠臣義士何曾亡滅卽伊川死生猶是之旨此  
中精微無不昭合豈有懸殊哉來教云高子翻誠意錯簡  
挈修身爲本而仍守程朱格物之說此又有當分別觀者  
焉先儒釋經不必盡同要期緊要處不異惟窮至事物之  
理是聖學緊要處萬不可不同者朱子曰識得卽事事物

物上便有大本高子曰窮到極處卽本之所在高子格物  
直勘到天命源頭是朱子知性的旨他如語錄所載答蕭  
自麓遂確齋耿庭懷諸書皆是盡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  
之私之意而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尤闢良知之要語格  
物之至精粹至正大正嘉以後諸儒所見不及此者也愚  
見如此不知當否先生幸正其紕繆而教之所恨山川間  
阻不得連榻竟宵相與深究此事他日尚欲來錫麓冀先  
生指示或有便羽望不吝筆札切實教誨是荷承賜金先  
生求志編誠治道要務珍如拱璧謝謝

答吳卜臣書

壬寅

健餘尹氏曰意心為分明  
健餘尹氏曰知性又曰克己

去歲承先生教誨時刻不忘別後轉覺匆匆未罄所懷故  
勒數行以代面請承手翰諄諄直如千里一室弟雖鈍拙  
不敢不勉強以進來教云必先立體處收斂而發用處  
乃可擴充如其不然到致用處昏眩浮散而已尚何擴充  
之有字字句句切中肯綮銘心書紳何能忽忘但弟力學  
甚晚曲折頗多謹陳以正是非十數年前非不用力收斂  
無如雜念纏繞旋收旋放總由性體不透銜勒雖嚴纏繞  
愈甚而性體不透又由於己私不破理欲夾襍收斂無權  
竊嘆聖賢戒謹之學急卒難守而下手入門終苦於無徑  
路之可循良足慨已後來玩味朱子全集有曰世間萬事

東軒高氏曰聖學經法  
語啟學金針

健餘尹氏曰居敬

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修身窮理為究竟法始恍然  
於一切富貴利達與自家至善性體毫無增益乃令其紛  
紜往來於方寸間無惑乎念慮不清而性體不見也朱子  
又曰明德是心中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明底物事又曰  
顧諟明命也只是常存此心知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提撕  
省察念念不忘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又曰明  
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  
湊泊處靜坐則本原定又云靜坐非如坐禪入定只收斂  
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始恍然自家至善性體原在方寸  
間極光明向來不敬不靜不識本來性體徒用工夫所以

又曰主靜

東軒高氏曰然則尚有不  
合者可知矣

健錄尹氏曰精言要訣

力愈勤而心愈不定也自此以往味朱子提醒切要語如  
克己窮理居敬靜坐反覆體驗收攝保聚漸有定疊未發  
意趣深信朱子之教絕不汎濫絕不支離如已發未發說  
直從性體下手尤其透露根本極矣後又叅以高子之合  
於朱子者朝夕反躬常常默自檢點雖不似從前飄蕩恍  
惚然疎密間多未了徹未知何日方定疊得熟况年逾半  
百收斂工夫刻不容疎又安敢分心向外有負知己明訓  
耶至於擴充卽在收斂時用功不判然爲二立體非清虛  
致用非功利須知握機要循脉絡自己性體原與萬物同  
是一箇與萬物同休戚是自己本分內事不然則爲木偶

此見地之擴充所謂機要也自己才分學力有限同休戚  
事正宜講求實信得一件是一件二件是二件不然則必  
顛仆此才力之擴充所謂脉絡也就立體處驗致用就收  
斂處驗擴充乃爲得力蓋致用者立體中端倪之發動擴  
充者收斂中開拓之運用須於無事時只是性體凝定應  
事時亦只是性體凝定無事時只是性體凝定中廣大應  
事時亦只是性體凝定中廣大一切隨時隨處中有主宰  
外不逐物常感通常寂然方是收斂固收斂擴充亦收斂  
卽動亦定靜亦定之道非二物非二事也要之性體本來  
凝定本來廣大擴充亦非專於發用時見中庸溥博淵泉

必並言工夫只在居敬窮理以復之惟朱子高子說得詳  
悉親切嗚呼難矣弟雖稍稍覺得立本收斂是終身事以  
此始以此終究是虛見多踈漏難邃密耳蒙先生不棄敢  
盡抒所見望便中時賜誨言脫去形迹切加鞭策庶乎畧  
有進步他日再與先生講習山居連床風雨細商共證究  
竟此事則受益不淺矣

答朱敬三明府

庚戌六月

捧讀來教反復玩味明公於程子主一之說極其邃密所  
云一私不存萬理明淨靜固惺然動亦惺然有兩候無兩  
心非沉潛性理有得者不能如此透徹欽服欽服某又何

能贅設一詞以陳左右然蒙明公屢次下問不敢不稍竭  
愚衷焉夫程子主一之說只是專一而所以專一者只在  
敬以存理一之理斯理原於天具於性主一之功發於志  
守於敬成於知行其次第進修有不可得而缺者試畧言  
之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此原  
於天具於性者然也人莫不有是理無如氣拘物蔽營度  
攻取之念萬端雜出纏繞無已因以頹惰不振安有主一  
時候惟有奮發專向之志者放退雜念只此一路並無二  
三則是理常在胸中念念不忘此主一之發於志者然也  
有是理而不持敬雖有奮發專向之志亦或在或忘無所

執持以爲居安之地是理依舊散漫不能自固惟有戰兢  
持養之功者自朝至夜恭敬奉持尊爲主宰則是理有所  
依歸不至動搖此主一之守於敬者然也有是理而敬以  
守之則主一已有根基然燭理不明又不免於疑惑紛擾  
雖強把捉終不的當故須精於窮理多讀書多歷事深究  
其所以然之故則事物之理卽是吾心之理了然明白而  
主一之功始正當而不差有是理而敬以守之敬以知之  
則主一已有光明然躬行不力又不免於驚恐畏蕙雖強  
振厲終不果決故須勇於集義不爲利誘不爲威怵堅循  
其不可易之則則吾心之理卽著見於事物之理屹然常

健蘇尹氏曰就主一發  
明爲學全切頭、皆  
是

東軒高氏曰敬者聖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者也先生積累之久涵  
養之熟是以自叙其  
用功次第乃能歷歷  
分明

伸而主一之功始剛定而不移虞書言惟一而必先惟精  
商書言協一而必先主善此主一之成於知行者然也夫  
主一之功有許多次第程子之意只解敬字工夫其實俱  
包在內蓋爲能立志能知行者言之而非爲不能立志不  
能知行者言之也誠能嚴嚴翼翼實致其主一之功則奮  
發專向之志必敬以持之未知未行者必敬以知行之  
已知已行者必敬以存之積累之久涵養之熟吾心欽明  
正大之體常敬常一更不走作理義通透漸次渾融夫然  
後其靜也此心竦然而理昭明於中其動也此心竦然  
而是理條達於外無事時心敬以斂有事時心敬以舒處

常時心敬以坦處變時心敬以端隨其所值總此戒謹恐  
懼之心行所當行安於至正以無負乎原於天具於性之  
本然而明公所云一私不存萬理明淨靜惺然動惺然有  
兩候無兩心者乃可信其實有矣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某  
賦質拙向學遲當此衰老垂暮之年絕無他想惟體道一  
念終日切切故謹抒管窺之見以求指教專望批其未當  
而切示之則感佩無旣矣

與友人

昨承枉顧極論通考曲折具見經濟之學積累有年將來  
蒞官治民出所學以行之如古人探囊取物應用不窮矣

東軒高氏曰大學衍義  
衍義補二書誠經濟之  
要學士大夫具知所先  
務者哉

弟有鄙見請以質之大凡經濟之學必以立本爲先如大  
學衍義格致誠正修齊之要十二條是聖賢立本工夫實  
能從此體驗方有根本立脚處運用道理得其大綱參以  
衍義補治平之要十二條分項理會雖不能措施咸宜而  
條理已明有缺畧處以通考等書補之則機樞在我體立  
用行此弟二十餘年所見如此或可爲高明之一助耳望  
留意不盡

荅友人 乙巳

前兩次領教愧無以益高明方深慚悚茲接台翰過蒙下  
問何以克當弟少壯時溺沒舉業後方有志聖學又無師

健餘尹氏曰讀朱子書之法詳見於此

友之助其曲折甘苦不能一言而述至今猶庸人也承吾兄以數十條見示反復通玩非潛心朱子之學歷有年所不能如此發揮弟茫無知識何敢輕答但雅意諄切不自揣度稍書所見未知當否伏冀叅酌更有進者人人讀四書章句集註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義蓋由不知朱子用功所在血脉次第無所持循是以口頭說得行筆下寫得出反之身心毫無得力良可慨已據弟愚見後學讀朱子之書其法當先讀小學近思錄大學或問以定規模次看語類前十八卷訓門人九卷如陳安卿潘子善滕德粹徐居父輔漢卿諸賢所錄切要者段段體驗別其塗徑擇其

東軒高氏曰讀書為學之次第條目指示明確誠哉一學不易之規後學何其幸歟竊願天下之讀書者俱從事於斯訓將見真儒輩出正學昌明倚欬休哉

尤精者熟讀玩味常留在胸中涵泳而密藏之次看文集自三十卷至六十四卷並六十七卷如荅張敬夫林擇之呂子約余大雅廖子晦董叔重諸賢及仁說太極說切要者篇篇窮究尋其次第擇其尤精者熟讀玩味常留在胸中心悅而身服之次通看全部以會其全體大用然後反求之章句集註則其精思奧義曲暢旁通可以得各章之大旨亦可以悟其立言無窮之蘊而不失於拘牽矣至於居敬窮理克己集義之功全在從聖賢格言實體到自已身心上確有欄柄確有矩矱方是實學其吃緊處在立志知性若不立志雖做居敬工夫

立志居敬是隨立隨居非截然分開五峰之言却有



健餘尹氏曰兼克己集義  
以為返躬實踐工夫確是  
過未人說到頭說話

次第返心做去自知的確既無長養之根又有拘苦之病烏能持久耶  
若不知性雖做窮理工夫知性即窮理大學格物或問以窮究性情為第一義故提起言  
之既有散漫泛濫之弊又墮語言文字之習亦烏能深造  
而自得耶故必立志知性稍有見地則居敬以持其志窮  
理以擴其知克己集義以踐其實工夫繼續日進日深庶  
有得於朱子之學而陸王儒釋混用之弊可以了然雖解  
釋文義辨別異同自然句句確實非徒逞筆舌已也弟深  
病世之志學者不得朱子立體致用之全輒立一家言以  
評朱子而宗朱子者又不得朱子之學之所以然為之嘆  
息久之今得兄篤嗜明辨深體力行共造於立體致用之

正途以訂數百年諸家之舛謬何幸如之謹書以覆專望  
留意別紙所晰有未當處希賜教是荷

來書云張無垢以覺為仁覺是知之發用處與仁不  
相干涉雖仁包四端仁自能覺但以覺為仁則不可  
以覺為仁其不是顯然矣但云覺是知之發用處與仁不  
相干涉則又錯矣既云仁自能覺則覺是仁之分明處不  
得謂其不相干涉也

來書云惻隱動於中則恭敬形於外羞惡感於外是  
非辨於中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提起一端四端都有脈絡自是貫通

皆兼中外應感言似不當如此分別

來書云仁義禮智之理得之於我者必仁存而後義禮智三者莫不有於已此仁可以包四者之驗也仁義禮智之用施之於外者必知明而後仁義禮三者處之無不當此智可以包四者之驗也

仁包四者亦當合用看知包四者亦不專指施於外者言來書云惻隱之心流行於四端之內是非之心分別於四端之先此仁智二者爲義理之綱孔子所以常對舉而言也

此段體驗亦細但惻隱是非之心皆具於四端之先行於

四端之內朱子云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一一窮究則是非之心亦行於四端之內程子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惻隱之心亦具於四端之先矣

來書云孟子言愛牛入井是就庸愚汨沒私欲中指其天理之不泯者以見人性之皆善而擴充之不難耳非謂學者用功舍合下學問思辨莊敬涵養下學上達工夫而必潛聽默伺於事爲之際幸其瞥然一見乎此心也以此爲學其不流而入於禪學者幾希矣

孟子言愛牛入井切不可輕看是教人從日用行習良心

發動處識其真心而遂用功以擴充之與教人不爲禽獸  
庶民耻不若人同意便從此用學問思辨莊敬涵養下學  
工夫卽在擴充二字內是合一意原不偏廢若論下手發  
處最先下學工夫就此接續做去也彼潛聽嘿伺於事爲  
之際幸其瞥然一見此心禪家之學與孟子教人之旨天  
淵懸隔以此意闢良知家之論說則可但恐失却孟子吃  
緊警人本意耳朱子根源來歷模樣之訓程子能敬則知  
此之訓尚望細究此話甚長非能筆悉也

來書云巧言令色與慈愛道理不相干涉乃不曰鮮  
矣義禮智而曰鮮矣仁何也

聖賢言論分之各有所屬會通之無所不屬如仁義禮智  
朱子以爲此是一絡索提起仁則義禮智皆在裏面夫子  
言鮮矣仁並鮮義禮智可知以其心德喪失故曰鮮矣仁  
何可執一也看煞慈愛言仁亦拘以孟子不仁不智無禮  
無義叅看自有會心

來書云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  
之間而見者也見而操之亦體察之功然孟子是因  
齊王之明處指示引導之非令學者做工夫必俟發  
而後察察而後存也後來儒者不識此義於平日涵  
養持守工夫不肯着力而必俟間伺隙幾幸此心一

且之發而執持不舍以爲心體呈露不知此只是心  
之用處此事一過此用遂息若如此用功不惟有害  
此心體用周流該貫事理之妙亦且有揠苗助長急  
迫尋求之病一蹴失之殆與釋子所見無異

平日涵養持守者小學大學操存之功也因見牛不忍殺  
而擴充者推致窮格之功也朱子云今日學者所謂格物  
却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王因見牛而發不忍  
之心此皆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  
是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愛親敬兄以至  
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

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  
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  
事物去格玩朱子此段則涵養爲主窮格擴充皆所以培  
養主宰而不可缺者若但防急迫尋求之病不就此窮格  
擴充殊失孟子朱子本旨且恐放過此端緒見識何由充  
長耶

朱子荅張敬夫云不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此涵養工夫  
也大學註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中庸註云必自其善端  
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大學或問云介然之  
頃一有覺焉則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此發處工

夫也皆當留心體驗反身切究端的是如何方見下手用  
功次第

沈莊仲錄朱子語林安卿云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  
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  
放失朱子答方賓王云近世言識心者靜無持養之功動  
無體察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  
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斡作弄做天來大事看  
不知此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  
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玩  
此二段與窮格擴充段叅觀體驗知朱子教學者用功平

日須涵養端倪發見就此窮格擴充日用間讀書盡倫皆  
是旣窮格擴充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積之之久道理  
充足應酬之事雖過充積之體常存自無一過便息之患  
是以讀朱子書者當探其身心會其全旨反求而潛玩之  
固不可認頃刻意思擎斡作弄廢存省之功亦不可不識  
端緒茫無主宰廢因端窮格守定做主之功而止講求文  
義鑿空尋物以爲窮理也若執一廢一其失適相等耳豈  
有當於朱子之學乎

來書云識心與提撕不同提撕者所以喚醒此心以  
照管義理識心却欲尋求心體模樣把持作弄耳

上泉先生文集 卷之三  
識心二字儒者固不言亦間有之儒者言識心識仁義禮  
智全體大用之心異端言識心識空虛寂滅知覺運動之  
心此所以不同耳不然上蔡何以言人須識其真心朱子  
何以取之而列於集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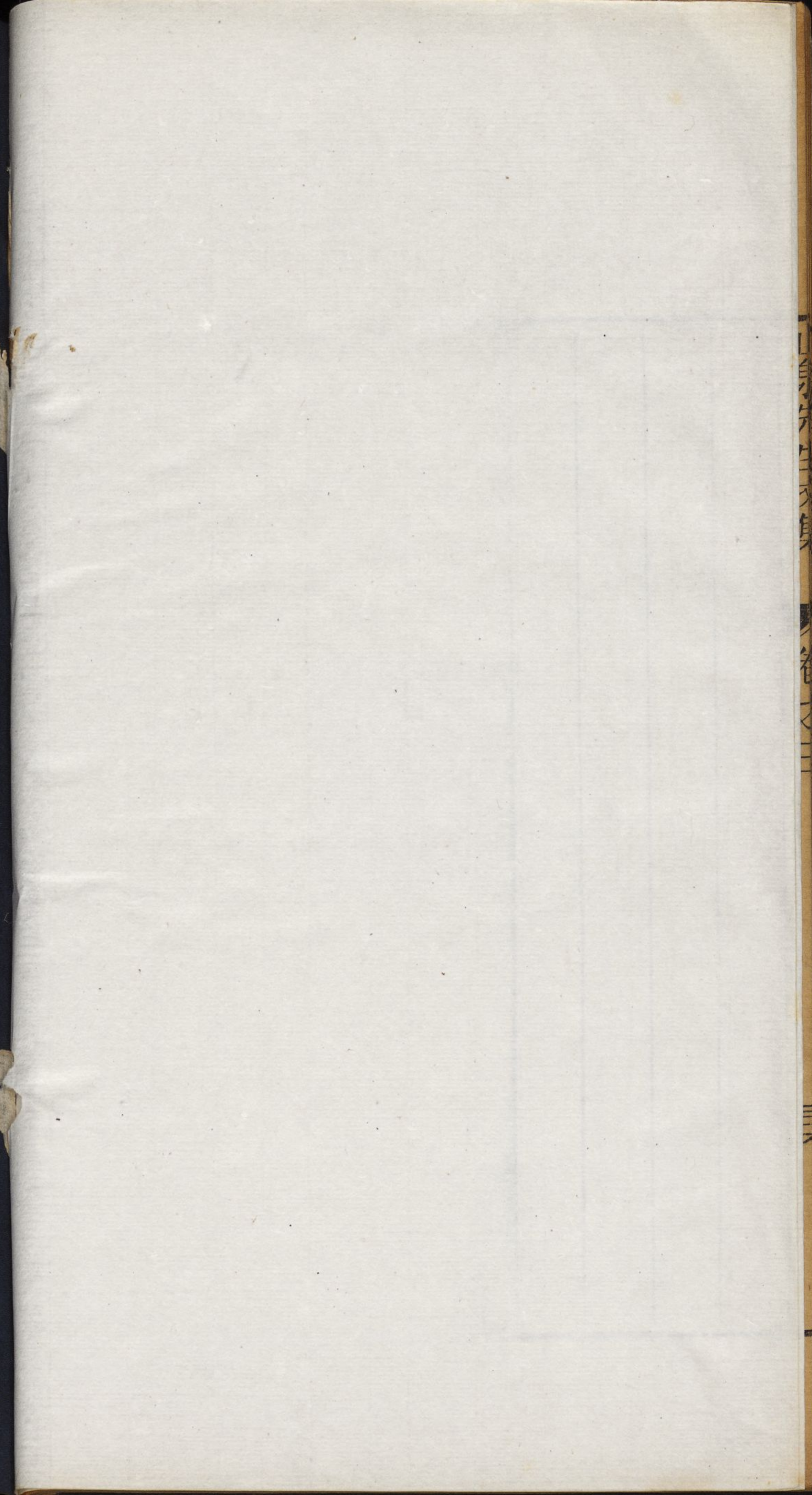
來書云性是先天心是後天

此二語不知是如何分別

以上略具鄙見未知是否餘俱的確至於如何爲愛之  
理存心養性由此啟其端外面物來感三段尤極透徹  
若體到自己身心上有領會操持便是入處得此入處  
仍着實用讀書窮理克己集義之功必使事事物物皆

身心貫注不違其則此方是朱子有物有則真知實踐  
之學陸王所見不及者積十數年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三  
卷  
之  
三



